

夢

廌

雜

著

序

古人著述其足以信今而傳後者得於性情者
半得於聞見者亦半不有性情則吐屬弗真不
有見聞則語言無味古今來大而典謨制誥小
而稗官野史胥是賴焉顧性情人所自有而見
聞或恐囿於方隅儻足未嘗出庭戶舉凡天下
山川之瑰異風物之懸殊與夫人事之恠恠奇
奇無由開拓心胸卽識解亦殊覺淺陋是性情

又實藉聞見以揚厲而發揮之也晉蕭恭不嘗
云乎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世誰與傳者此太
史公遊覽遍天下而文章始富東坡居士至海
外而文字益奇後有作者儻出所見所聞以抒
寫其幽鬱而見諸詞章安得謂古今人不相及
泉是以讀夢厂先生雜著而深信其以古人自
命也夢厂爲山陰道上人襟期磊落吐納雋遠
儼然與萬壑千巖爭妍競秀蓋其耳濡目染已

極寰宇之奇觀繼復遨遊於燕趙齊梁吳楚之
區範水模山憑弔古今一皆聞人學士多樂與
之遊今日宦遊粵海矣雖足跡所經曾未周覽
天下而山川之瑰異風物之懸殊與夫人事之
恠恠奇奇已畧覘太槩故其發爲文也得諸心
而應諸手令讀者一開卷而心目孑然吁是足
以信今而傳後矣且夫夢尸固學有根柢才思
瞻逸其清詞儷句蔚然炳然時賢皆未之敢抗

使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安見典謨制誥諸大手筆不與

輦下名流爭光翰苑輝映一肯顧乃厚自菲薄
隱於吏而自述其見見聞聞亦良可慨也雖然
天下懷奇負異之士其鬱鬱不得志於有司而
卒以布衣老者又豈少也哉青雲失路皓首窮
經不見不聞於人世漠無輕重見夢尸又瞠若
矣然則夢尸雖隱于吏乎而是編一出當代信

之後世傳之

泉

敢爲夢尸券夢尸其勿厚自菲

薄而益進於古人可乎旨嘉慶五年歲次庚申
菊月下澣龍眠屋裏山樓居士同學愚弟姚興
泉拜手

余與夢厂交四十年矣其間合而離離而合自少
至壯壯而老求所爲晨夕過從者蓋無多日昔賢
所由歎良會之靡常而感浮生之若夢也憶歲甲
申始識夢厂於里門一時二三知己刻燭聯吟挈
舟訪勝相與盱衡今以上下其議論固皆慘綠
少年耳及丙戌余計偕北上畱滯長安夢厂旋亦
南泝粵江東游山左經歷萬里且被困於臨清圍
城中者四十餘日此其所遇何如而余兩人之相

離而不獲見者已十年矣丙申夢尸援例入都而
余猶以選人需次輒紅十丈舊雨重逢徵鄉曲之
被譚話春明之軼事西窓樽酒藉以蘇客病而滌
羈愁樂何如之然而流光迅駛領下鬢鬢回首前
塵恍然若夢則又怒焉抱老大之傷也辛丑余捧
檄中邱浮沉宦海故人千里會面益稀惟聞夢尸
方以詩畫傾動公卿謂宜必有楊東里其人游揚
而薦拔之迨余移秩黔中而夢尸竟以一尉奉發

南越蠻烟蛋雨天各一方僕指不相知問者忽忽
又十餘年今秋余以鑄職入都道經百粵值夢厂
奉諱請急來省遇於羊城珠海間乍見疑夢相悲
問年蓋已皤然而翁矣驚喜之餘夢厂手出雜著
一編相示且徵余序余亟披而讀之文不矜奇事
務摭寔類多余所習知而君所親歷者洵足砭愚
訂頑信今傳後夫豈若燕書郵說盡屬子虛瞻車
諾臯徒炫靈恠已哉余不自揆間嘗從事於斯而

神志昏眊迄今未有成書以視夢厂爽然若失何
敢妄序獨念余與夢厂以四十年相知之雅今年
皆六十頭顱如許縱旣離尙可復合而已老何能
再少匆匆解纜後會難期寧忍無一言附君集以
傳乎爰叙一生離合大端備載歲時以見余兩人
之情之摯緣之慳而并以見余兩人之遇之窮也

嘉慶十六年辛未陽月同里笥莊孫監序

自序



余幼而失學不克自振弱冠卽以饑驅奔走四方其間之豫之楚之西粵至於燕趙齊魯之鄉則往來尤數焉遊覽之餘訪其民風土俗灾祥興廢以及牛鬼蛇神飛仙盜俠或經目睹或係傳聞輒登簡帙以資歌咏以助劇談間有事屬尋常而寓陳善閑邪之意似於世道人心或有裨益雜之爲言也卷帙無幾而倫類不一如入

邨肆米鹽醞釀之屬錯列於中以供日用之取
給焉而均非異物之足以炫人也至於弁陋不
文序述無法是則幼而失學之明驗矣嘉慶六
年四月申浣夢尸屠士俞蛟識於齊昌官舍之
凝香室

夢厂雜著

總目

春明叢說 卷一卷二

鄉曲枝辭 卷三卷四

遊踪選勝 卷五

臨清寇畧 卷六

讀畫閒評 卷七

齊東妄言 卷八卷九

潮嘉風月 卷十

春明叢說

目錄

太常仙蝶記

五哥廟記

了髻山神異記

林曉光傳

胡禾言傳

楚伶傳

謝少山傳

人骨箸記

李少白傳

珠市武弁擒奸記

蜀伶陳銀遇盜記

葉子春傳

紅蛾傳

玉兒傳

白雲觀遇仙記

夢厂雜著

春明叢說

卷上

山陰

俞蛟

青源

邦畿地曠薄海朝宗不乏畸人爰多軼事
余客長安最久閉門却軌惟與一二素心
人晨夕過從酣飲縱談於都下之人有可
傳事有足紀無關理亂不干忌諱者操觚
輒書顧非寫生之筆徒覺其說之叢焉而
已

太常仙蝶記

太常寺有仙蝶大於盃色微黃而緋脉紺縷或云明代物或云元時已有之均無可考春夏秋三時翩躚飛舞於蒼松古栢間香徑花房非所戀也人以老道呼之則冉冉而下戊申冬仲

上齋宿郊壇太常寺卿貳俱侍側

上問曩者老道無恙乎對以去來無常時或見之翌日蝶集寺宇因持錦匣祝曰時屆嚴冬汝不避

寒威而出意者蒙

皇上垂詢欲予携觀

天顏乎蝶卽栩栩下集匣內奉而進歛翅捲鬚作稽首狀

上大悅賦五律一章廷臣恭和夫蝶爲圓蔬菊蠶化生微物乃延至數百年之久宜其靈異若此一時卿大夫以下咸歌詠以紀禎祥蛟不揣固陋亦援筆而爲之賦觀夫麥莖乍朽蔬葉方滋纒

經化蠹厥類如螻惜有用爲無用幸無知而有
知報春之駒誇飈風而爭捷么鳳之子逞舞態
以呈姿至於麗景初融韶華正艷綠繡踈垌紅
酣深院林藏百疇之鶯梁繞雙飛之燕尋春倦
後馬蹄歸帶芬芳鬪草忙時雅鬢亂簪葱蒨則
有傅粉何郎竊香韓壽蛻綵縷於閨中勾金錢
於座右蹴羊氏之練裙曳趙家之廣袖闌樓葉
底以承陰倦宿花間而待漏心傷兮苦雨酸風

腸斷兮綠肥紅瘦爾乃不競繁華獨耽孤潔金
翼使殊形殊類固難與頡頏於踈籬玉腰奴同
氣同聲亦羞共躡蹻於翠陌度瑤圃以遄飛望
瓊閨而歛翩既遠避夫鶯捎復奚憂乎燕接滕
玉腕下極描寫而多工莊叟夢中任往還以自
適爾更心儀雅奏慕容臺典樂之壇體淨塵氛
寄清選奉常之廨守朝暮而不離歷滄桑而常
在餐松栢之零露吸旃檀之餘藹幻化何時延

留

昭代不沾津唾長辭粉黛用覲咫尺之

天顏好越紛囂之凡界仰

殿陛兮抒誠歛翅鬚兮肅拜斯稱羽類之僊迥異
昆蟲之怪允宜老道嘉稱克荷

宸章寵賚

余友余竹西爲余言滇南總督明公諱德爲
太常筆帖式時仙蝶有三皆白色大於錢揮

之以扇呼老道輒翔而集偶思捕之一動念
卽飛去他人呼之不下也相傳爲明季殉難
者所化然無徵不信且不詳名字足知傳會
及公撫甘肅於燕寢凝香之會忽見三白蝶
飛舞於前揮之不去疑卽太常寺之蝶而路
隔數千里未必能至因試呼老道卽下集几
案始驚爲神後督於滇亦時見之卒後家人
扶柩北旋蝶恒於靈輿旁翩翾環繞夜則宿

棺上夫滇南去京師萬里甘肅亦四千餘里
蝶果有靈何德於明公而生死相依也爾雅
不釋蝶名六朝文士無蝶賦獨宋時謝無逸
咏蝶詩至三百首人以無逸爲蝶之知己今
仙蝶又明公一生知己矣顧當時白而三茲
則黃而一旦差大似乎有別而靈異則同則
亦同爲仙蝶而已矣聞粵東羅浮之蝶兩翅
大於車輪人亦呼仙蝶未知靈異亦若是否

耶

五哥廟記

彰義門外有神祠三楹俗呼五哥廟塑五神列坐皆擐甲持兵卽南方之五通神也好事者高其閤闥廓其廊宇以紙作金銀錠大小數百枚堆累几上求富者齋戒沐浴備牲醴而往計其所求之數而懷紙錠以歸謂之借數月後復潔牲醴更製紙錠倍前所借之數納諸廟中謂之還或還或借趾錯於途由來久矣一日余執途

中奉紙錠赴廟者而問之曰所借得乎曰未也
未得何以還曰未得而還神或鑒其誠可與他
日之得倘以未得遂吝牲醴之獻是心存觀望
與神斤斤較有無也恐終身無所得也余笑曰
子之說誠然而子之心苦矣有陳姓者屢禱於
神經歲無所得而誠不殺夜夢五哥語之曰求
富之誠遍京國莫子若矣倘不爲子謀人將疑
子之無靈且笑子之愚也子試於某日赴廟必

遂所欲如期而往徘徊顧盼至日中有群婦入廟拜畢墜釵於地陳曰此神之貺我也私拾而歸售之核一年禱祝之費微有羨焉嗟乎舉世孰不願圖利以致富倘盡禱於神而可得則天下皆豐衣足食無啼餓號寒者矣語曰富貴在天五哥何神而能主之乎乘人之遺使拾之以塞責伎倆亦可知矣而鹿鹿終年一無所拾者何限又將何以爲情耶余羨五哥享無功之祀

而又憫世人求富之愚也故記之

了髻山神異記

京師出東便門百四十里有山巍然高百餘仞
兩峰插天際如了髻因以名山上有碧霞元君
廟四月十八日爲神設悅之辰焚楮帛獻牲醴
者自春入夏合齊魯趙魏秦晉之鄉男婦擔簦
杖策竭丹誠而叩祝者轂相擊趾相錯也而神
之靈異亦最著有度支吏袁某購妓爲妾携之
登山山路險且隘登者皆偃僕罄折猶虞顛蹶

袁有莫逆交張姓者素聞其妾之美欲一觀而
不可得適於是日亦携妻偕往聞袁妾登山屬
妻徐行於後而已全息疾登尾之至山徑極隘
處以手自下探入其裙捻其股袁妾驀然大叫
聲未絕而張某已於數百丈厓間顛仆而下適
其妻拾級而登有少年僧隨其後爲張撞擊俱
牽聯而墜妻與僧皆昏絕抱持不可解觀者如
堵噫艷他人之妾敢公然於千萬人屬目之地

頓萌淫念小人無忌憚何至於此乃神既降
於其身復令其妻作此醜態風流薄謹爲現身
說法神之靈爽何如哉

林曉光傳

林旭字曉光宛平儒家子幼有神童之目弱冠
舉孝廉每大言曰以余之慧業掇巍科而登台
輔如操券耳公車戰北輒言主司冬烘然屢試
屢躓而年逾三十矣惑於緇流邪說謂東方聖
人之徒其富貴勲業主於西方聖人由是究心
禪理虔誦梵唄引詩書六藝之文爲金剛楞嚴
諸經咒作註解以密諦真如之說詆格致誠正

爲迂誕不寧惟是且倩畫師繪瞿曇合掌瞑目
於上孔子旁坐於下諄諄狂妄難更僕數一日
詣寺焚香忽大呼仲由夫子擊我狂奔而出失
足墜野廁中腦裂而斃此李子少白所目擊而
述於余者也昔子輿氏謂士當幼學壯行幼學
者焚膏繼晷執經請業之事也壯行者釋褐登
朝致君澤民之業也今人初試童子科便思徼
倖紆青拖紫爲戚黨爭光寵而於若何致君若

何澤民漫焉不講夫如是是以一失意便躁獯
紛如凡可以遂我欲者雖背理義而不顧試思
今日之握管行文洋洋灑灑得心應手而出者
非由疇昔讀書識字而能之乎奈何忘其本源
不思爲聖賢羽翼經傳立言垂後反爲釋氏闡
揚虛無寂滅之教信因果輪迴妄求多福若而
人與臣子反顏事仇以滅君親僣僕開門揖盜
劫主者何異宜乎行如之季路擊之於溷廁

也雖然吾夫子量侔天地光同日月人自忘其
夜氣之枯欲迤於異類亦聽之而已其大呼墜
洞也乃談空說鬼之餘幻由心生耳豈真是煩
季路之一擊哉

胡禾言傳

胡禾言字自心世居山陰張漉村年弱冠負笈遊京師與同里朱右禹陳良舌同堂肄業均冒宛平籍爲諸生自心自言曾遇呂祖授吐納之術其字亦呂祖命也因爲右禹良舌曰余三人前身皆隸仙籍今謫降塵凡復得聚首洵非偶然幸各自努力不昧前因倘戀戀於紛華靡麗汨沒至性則墮入輪迴嗟何及矣朱陳皆敬信

之不敢忽無何三八相繼登賢書人謂前因之說或不誣也余因右馬得晤自心時自心設帳授徒堂中有小榻不盈三尺衾枕幃帳稱之怪而致詰自心曰余絕夫婦人道八年於茲此余卧榻也余曰獨不爲子嗣計乎曰凡夫婦居室伐性促年以圖嗣續者皆矣也古來羽化之士如安期羨門洪崖浮邱固未嘗有子彭祖謂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竊服膺

斯言余笑領之他日遇諸途接談之頃適顯者
驅車過年可二十許衣冠甚偉僕從乘駿馬如
龍塵土障天日自心太息曰此純袴子犬夢何
時覺乎余曰何謂也曰世之溺於富貴而不厭
者猶犬豕之食糞垢人以爲穢而犬豕方搖尾
咀齧津津有味夫珍羞何如素食華組何如緼
袍此中至理可與知者道耳余亦首肯之自心
既落落無所遇日貧乏徒亦稍稍散去乃遍告

其交遊曰呂祖以余志道篤命避世入山將從
此逝矣顧無布金長者贈買山錢耳於是右禺
良舌咸奔走勸募金錯紛投自心因得與室人
結廬房山之麓泉石煙霞萊妻鴻案高風足千
古矣逾年右禺除河南某縣宰抵任數月自心
挈其室人裋褐錐髻擔簦躡蹻而往訓石禺曰
呂祖以君初綰墨綬虞多隕越命余夫婦助理
凡錢穀出納及一切酬應內外皆總持之右禺

之姻婭昆弟不得過而問焉庚子賓與值公車
大挑之期自心逐隊入都裘馬翩翩僕從林立
而雙腕之燦然耀目者金釧也時余猶客都下
途次相值幾忘其爲當日志道入山之胡自心
矣揀選得甘肅乞假還鄉過吳門以金千鎰購
雙勝或詰其故曰呂祖命余爲嗣續計不獲已
耳此右禺之弟陸田述於余並及其入豫情狀
致富買妾咸奉呂祖之命云嗟乎以自心學術

李氏系表卷十一
倘生於元鼎宣和間便如文成五利王仔靈素
輩重裊列鼎金印懸肘後豈特區區縣令哉余
又深爲自心惜矣

楚伶傳

王桂湖北沔陽人也娟好若女子入萃慶部清
歌妙舞名冠梨園嘗學書蘭於余秋室太史都
人士得其片紙爲幸余見所繪便面雖不甚佳
亦楚楚有致因題祝英臺近一闋云貯黃磁滋
九畹幽谷素香輒修禊良辰採向竹籬畔輸他
子固多情芸牕移對時付與寫生斑管楚天遠
偏來湘浦雛伶濡毫運柔腕雨葉烟葢知有墨

花澣但教枕上輕揮餘芬微度也贏得夢魂清
婉施學濂侍御與有斷袖之好寢食必俱以其
楚產字之曰湘雲大興諸生方惟翰者作湘雲
賦倩人持贈之桂裝潢錦軸懸之室中方時屢
躡場屋抑鬱無聊賴喟然嘆曰主司不賞余文
棘園可以絕望優人能讀余賦梨園轉有知音
夫人生最難遇而最可感者惟知音耳優人與
主司貴賤雖殊其爲知音則一也烏可以優人

而忽之於是執贄踵門如弟子禮都人咸笑其
妄而不知其有托以諷世也雖然欲抒一時之
憤而不顧身名之污亦無謂甚矣

謝少山傳

甲辰初夏余與章子次山遊豐臺有客披褐低
徊花塍間揮手招次山去語移時次山返謂余
曰此君同里狂生謝少山也相與皆酒徒醉輒
狂吟或謾罵不可近余亦遂以狂生置之日暮
返寓忽聞剝啄聲甚急啟之則少山醉顏欲酡
口中烏烏吟不輟旣謂余曰微章子幾與君不
獲識面以此知友朋遇合其遲速亦如富貴利

達之有數定豈漫然哉余因叩其所學極淹貫
偉麗於書無所不窺蓋少山之困場屋也久矣
家貧親老迫於祿養會

朝廷開四庫館應募繕書得以丞倅需次銓曹懷
才不遇此其所以放情麴蘖悲歌慷慨良有以
也昔馬周遊汴新豐主人目爲酒徒不之顧夫
新豐主人亦屠沽者流其不識馬周也固宜次
山頗知讀書宜有聲氣之孚乃亦以狂生目少

山也余因之竊有感焉凡士厄於時命偃蹇失志僅知兢業自守者則舉世往往笑爲墮儒其中多抱負時或宜露爲不平之鳴則又目爲狂而避之惟恐不速然則士不幸而厄於時命偃蹇失志其亦何術以求免世人之白眼哉少山昔嘗以詩酒遊公卿間高談雄辨驚座上客而尤器重於諸城劉石菴先生先生時官吏部尙書公正持衡門無雜賓凡都下之逐聲氣藉資

緣者皆嚴拒之而獨於少山授餐適館劇飲聯吟庾公之斯取友必端則少山人品從可知也未幾除江右崇仁丞瀕行謂余曰子亦知古人贈言之義乎余諷以勿豪飲而戒狂嗔少山艷然曰若此則丞不負余而余負斯丞矣叱馭登車不顧而去

人骨箸記

出永定門里許有地藏庵主僧陳姓本刑部吏胥作奸被黜髡頂爲僧庵四週多隙地凡客死者皆就其地瘞之而收其值余春日郊遊過庵小憩見後院草屋數椽髑髏纍纍雜骨如竹頭木屑堆置牆角如阜有長經尺餘整齊裝列高與簷等者則人之臂脛骨也不禁驚心慘目呼僧而問之曰此何爲者僧曰此歲久敗棺破塚

無子孫爲之祭掃培植暴露於荒烟野草間納
子隨時檢拾將焚化而掩埋者也余曰此古聖
人掩骼埋胔之義也上人功德偉矣哉時有客
語類楚音仰天笑曰其然豈其然乎余異其言
俟出而尾其後詢之客曰余曩者之江右阻風
沙際同舟有客登岸袖骨二具出刀鋸切磋之
成八箸色白而紋理細密似象牙貨於隣舟心
竊異之而未敢問也後相處久兩情頗洽飽酒

酣詢其前箸客曰凡駝牛諸骨色枯乾無紋此夫人而知之矣象牙紋直色微黃而有澤此商王受所創製以佐玉盃者也然象產九真日南非如犬羊牛馬之多也數歲一易齒能給海內之用乎今天下之大比戶而索象牙諸器不啻竹木是象牙多於犬羊牛馬之骨也因以手指其臂復舉足而指其脛余驚曰然則人骨乎曰凡色白而紋理細密諦視之中有方格隱隱者

皆是也。居是貨者，非他人皆游手游食，說地獄因果，勸人念佛戒殺放生之禿奴也。每歲檢拾積貯私貨於治骨之家，以其髑髏雜骨焚化掩埋，以掩人耳目。由來久矣。余憮然曰：然此其所以獨取臂脛整齊裝列，不與雜骨混置墻角者乎？夫兔死狐悲，物猶傷類，胡乃同具人形，忍心慘毒，曾狐兔之不若耶？地獄之設，正爲斯人。

李少白傳

李杜字少白與余同邑里弱冠北遊入銓部爲
驗封主案吏日治簿書夜篝燈讀好爲詩遇有
感發卽閉門索句以杼寫抑鬱吟之旣久卷帙
遂繁顧多志微噍殺之音鮮溫柔敦厚之旨識
者決其終身之濩落也與余旅居僅數武得以
時相過從量不勝三蕉相對輒飲少酣書空咄
咄歛歔不自勝余曰何憂之深也曰余肆力於

篇什幾二十年竊冀合乎有唐開元天寶之風
格步少陵太白之後塵顧姿性魯鈍學殖荒落
僅如候蟲野鳥應時而鳴究無當於風人之旨
立德立功非敢妄擬立言垂後宜乎有志之士
力所優爲而余亦漠然不敢自信半生林心剝
目而爲之者徒供覆醬瓿糊蠶箔之用能無浩
歎至寒家五世以來皆一子相承無兄弟子然
一身任宗祧之重恐一旦溘然犯霜露李氏宗

祀不幾絕乎余爲之慙然無何其室人卒少自
作悼亡詩三十章余曰此王武子所謂文生於
情者乎自是得嘔血疾其東鄰賣酒家有女極
慧美欲購爲媵鄰人昂其值力有未能因倩書
師寫已照著犢鼻滌器旁一少女當鑪意蓋有
屬也都下詞人爭爲題咏余亦題賀新涼一闕
逾年續娶數月而前疾復作握手謂余曰李氏
宗祀從此絕矣死後君以一闕哀詞哭李郎耳

其契友徐君名端揆者囊貲殷富豪俠好義能濟人之急少白招致之謂曰鳥死鳴哀以後事累君徐慨然諾之數日卒卒之前一夕檢其二十年所著詩稿付之一炬傷哉徐經紀其喪皆身任之不食言而更蠲資供室人衣食可謂賢矣獨是余與少白有鮑子之知死生永別不克與徐君分任其事少盡友誼詩曰每有良朋况也永歎不禁愴然欲絕矣

珠市武弁擒奸記

珠市口爲京師四達之衝設都閫鎮之麾下兵弁晝夜邏察遇作奸犯科者卽擒送提督府居民之寧擾憑焉而武弁之黜陟亦繫焉忽有少婦與老媪携一子居市之東偏弁士睹其色美屢挑之不可犯然疑其冶容必不貞思伺短以洩憤一日薄暮見男子叩門而入與婦問答多柔昵聲所語又隱約不可辨弁曰假猩猩頻作

態今得之矣因密言於都閫夜半率兵役十餘人升屋而入就榻上並男婦執之天明正擬訊供詞申送而金吾緹校忽至始知所擒者乃夫婦非犯姦者男子之昆弟及婦之父母已於黎明以夤夜劫擄婦女列詞籲懇矣男子金姓名德一售估衣爲業往來於保陽正定間去必數旬始返婦之移居金未見也歸因日暮寄行李於同行商侶家隻身奄入跡固可疑而弁士挾

嫌伺覺已非一日捉影捕風遑辨真僞乎遂使
夫婦居室比於姦淫官役踰牆同於劫盜質訊
後夫婦釋寧都閩弁士皆論如律此說聞諸故
老爲雍正間事

陳銀遇盜記

蜀伶陳銀走數千里來京師。太宜慶部短小精悍。顧盼自喜。演劇時雖傅粉調脂。弓鞋窄袖。效女子粧束。而科譚詼諧。麩詞穢語。醜狀百出。屠沽及輿抬隸。往往拍案狂叫。歡聲雷動。其臭味相投所宜然也。久之士大夫亦羣起叫絕。劇中無陳銀舉座不樂。數年間。侑觴媚寢。所得金綺珠玉。累數萬。陳銀於是居奇炫異。謂京國好尚。

者如此凡踵門求款曲者無纏頭之贈贈或不
豐皆拒不納一日日既暮有客乘後輪車被服
炫麗僕從如雲云粵西叅議計偕來京握手道
相見之晚語次頗稍動一健僕奉千金至曰聊
以表數年來萬里思卿之意待公事畢尙擬畧
盡綿薄語畢辭去陳銀私爲此人真奇貨持其
裾欲留信宿以罄其囊囊客沈吟再四曰奈甫
入都門諸事蝟集無已明晚當就教過此無隙

矣次日陳銀設盛筵并出其妻妾艷粧侑酒履
鳥交錯盃盤狼籍客令羣僕返寓而屏諸侍席
者於重門之外夜分人寂潛以迷藥入醞中遍
觴諸人少選皆昏仆客一聲呼嘯羣僕從屋上
躍下陳銀數年所蓄侑觴媚寢之貲傾筐倒篋
而去

葉子春傳

葉子春宛平諸生也貧乏不能自存同里有溫姓者財雄於鄉生子八歲延師未就子春踵門請曰某非好爲人師慕台翁高誼願廁門下脩脯之豐儉惟命不敢較溫納之然薄其自薦傲不爲禮一切飲饌俱草草子春則先意承志欲得主人歡而無術也因爲溫曰聞翁闔席久虛徽絃未續寧欲終身守義乎溫曰余欲求美而

慧者主中饋顧里中難其選耳子春曰余東鄰
有女貌可羞花翁如有意願執斧柯溫曰是非
柳岸小樓日憑窓而刺繡人共呼鍼孃者乎子
春曰然溫曰昨歲已受西邨某氏聘人所共知
羅敷有夫子何妄也子春曰以台翁門第有欲
攀附而不可得者今俯採葑菲不啻鳶蘿繫松
栢總指大執迷有儀秦之舌在溫漫聽而漫應
之曰好爲之事脫有濟不忘塞修越日子春返

命曰日來反覆開陳幾敝余舌今諧矣敬爲翁
賀東隣遂絕前約而更納溫聘某訟於有司子
春爲設策上下夤緣當事左袒某無如何也吉
期已訂溫設盛筵揖子春而謝曰始吾以先生
爲庸人今而知先生天下士也從此余家鉅細
將並煩先生矣子春更詡詡自負次早忽倉惶
入曰昨晚歸家偵知某氏於明日夜半劫隣女
矣事在危急當先發制之溫曰計將安出子春

曰鄰女常從荆妻學刺繡頗相愛故余每他宿
女輒過相伴今夜就余家挾之而歸如探物懷
中翁誠沙叱利余爲古押衙矣温曰宜先令尊
閫知之子春曰從來舉大事而謀及婦人者靡
不敗此事惟余實始終之毋慮也是夕三鼓率
僕十餘人執械而往老媪應門啟之而入至窓
外聞笑語聲知隣女之在室也排闥入令妻匿
牀後呼群僕以衾裹女而出抵温家則燈火熒

煌笙歌闐咽候花燭矣昇女於內令已女與姬
侍爲之易粧啟衾則一秃奴裸伏牀上口呼佛
號稽顙乞命溫大怒呼子春披其頰並僧逐之
噫鄙哉子春之爲人也身列青衿乞憐於賈豎
至欲奪人之妻以媚之而已之幃箔暗爲緇流
所玷卒之求榮反辱求親反踈亦何爲哉亦何
爲哉

紅蛾傳

大興陳某忘其名字宦於蜀與同僚毘陵金某
締金石交金有愛女紅蛾美而慧陳有子如玉
亦倜儻不羣交相愛慕締爲婚姻後陳罷官歸
里時金女未及笄陳子方舞勺也臨別復仲前
約未幾陳卒於家而金則由丞倅累遷至司馬
春風得意郡守監司操券可得陰念陳氏式微
正宜結褵高門蓬戶甕牖之子葑菲可棄而陳

子亦以道里遼遠音塵間隔不復置念遂納舅氏之女爲妻越數年如玉以家業日漸荒落貨其遺產權子母恒往來於齊魯燕趙間偶過東昌間步柳堤見一家荆扉半啟有女憑欄柳黛凝烟桃腮暈玉心竊好之凝眸不轉失足墮溪巾服沾濡門內出老媪欵之入室爲易衣履殷勤詢邦族具答之忽屏後鶯聲呼媪入私語移時出曰當日官西蜀名某者係君何人曰余父

也曰然則君非如玉乎陳夔然曰汝何由知之
媪未及答女卽泣然出曰君憶與西昌丞金氏
締姻乎妾紅蛾也曩者翁罷任將歸携君過別
竟日盤桓嗣父以擒鄰邑劇盜三年中擢至漢
南司馬以所轄銅廠虧課橫被吏議籍資賠補
案甫結而父母相繼殂謝當日父遇宗黨寡恩
故任所無期功強近之親妾茕茕孤女遂遭奸
人掠騙當時不難一死竊以留清白之身而致

父母旅櫬漂泊風雨孤魂異域心實難堪生死
輕重畧爲權衡是以蒙恥忍辱數年雙棺已卜
士安塋父母之事畢矣而瓊漿之飲已許裴航
玉鏡之投終歸溫嶠故不辭萬里之遙間關跋
履北上訪君昨夢亾親謂明日墮水者卽汝壻
毋勞遠涉今相逢邂逅詎非天作之合適聞君
絲繩別繫秋扇長捐此君負妾非妾負君試問
自今而後焉置妾乎陳雖惻然於中而終薄其

章臺弱柳已遭攀折詭辭答曰余濟南尚多逋
欠匝月畢收當携卿歸里毋戚戚爲也於是治
酒作黍欸語終宵次日女牽衣攬涕而告曰妾
身如斷梗所倚惟君身雖玷心則潔也伏冀棄
瑕原情勉供箕帚六旬之約敬聞命矣逾期不
至妾惟投繯伏劍晤君於夢寐耳陳再三珍重
而別至濟南部署貲裝逡巡北上抵家以金女
事告其妻妻故賢淑深咎其忍陳曰不貞之女

動以死自誓求節婦於青樓亦空谷足音晦明
日月乎語次有婢忽佯狂號泣曰妾本清白之
裔因汝負心別娶俾妾至此妾之不貞咎有攸
歸况以弱質孤身物色君於數千里外心亦苦
矣乃面訂兩月托故潛歸君心尙可問乎妾已
於某月日投繯愬於岳帝行將與君就質耳陳
與妻皆惶怖長跪哀之許爲追薦資冥福及四
時奉祀皆不允曰然則爲卿立木主於堂而歸

樞於陳氏之壘何如曰若此則妾恨全銷矣笑
地下矣嗟乎翟公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
一賤交情乃見當其勢均分敵寅好綢繆非申
之以婚姻不足盡其契密迨勢分懸殊卽陰圖
敗盟斯時固惟恐陳子之復尋舊約也一轉瞬
而身亡家破息女爲娼金某能逆料乎如玉究
以穉年寡識且音踈道遠別婚之愆按律原情
猶當未減孰謂天道無知

玉兒傳

李重華江左諸生也納雍赴北闈時都下樂部
中有李玉兒者色藝雙絕名冠梨園達官巨賈
或統袴兒如蠅蚋趨羶穢日相征逐他人惟凝
睇而望不敢近欲登其堂必執贄贄不豐相接
亦落落茶一盃寒暄數語卽退不能腆顏久踞
賓座也生偶過歌樓見之神魂飛越不能制思
與握手道欵曲而容囊羞澀莫盡綿薄惟日携

杖頭錢往院中觀演劇久之貲盡典質亦空不能作顧曲周郎矣因訪其居址日伺門外俟登車卽先於其所往候之如是半年玉兒竊怪於中欲詢之而未發也一日大雪迷漫赴顯者之約元陰晝晦衢路人稀而平日之躑躅道周眈望顏色者又衝寒冒雪侍立車側矣玉兒問曰君何爲者生泪涔涔下嗚咽不能語邀之入室叩知其故玉兒笑曰君旣讀書當思奮迹雲路

以圖進取不宜妄自菲薄濩落至此雖然士爲
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足下我之知己也請
爲君作居停主人勉供膏火復理慧業何如生
唯唯適某顯者誕日玉兒屬生賦詩百韻以進
時祝嘏者聯幃累軸而名作獨推生顯者大悅
由是玉兒益愛敬生聯牀語夜隔座啣盃凡可
以娛生意者靡不盡逾年秋闈報捷繼登進士
入翰苑重華屬卮酒撫玉兒肩曰余向者喪志

落魄幾墮泥塗微卿何以有今日敢敘雁行用
答高義玉兒因呼生爲兄凡平日相與往來之
通官巨賈及執袴兒皆謝絕不復與通後生出
知某州旣典郡自簿書外皆玉兒一人總持之
相從數十年交情不替如一日重華卒於官復
經紀其喪撫其幼子若猶子焉嗟乎天下之至
微極賤者莫優伶若矣乃亦知有知己之感引
手窮途及知其懷才不偶

亦

敬奉之不敢忽若預料其能發跡於異日者孰
謂伶人也而可忽諸

白雲觀遇仙記

出西便門八里有白雲觀元時邱真人修道於此後因其基爲廟上元之日爲真人生辰其前數日住持道士卽洒掃殿庭滌除院宇賣香楮及百貨者咸集遊人往來自朝至暮無停軌道士之狡黠者衣衲手棕塵或門或廊廡間注目凝視不言不笑終日趺坐蒲團作仙狀而人亦蟻集蔽視儼若真仙降臨惟恐失之交臂吁何

世人好異而喜於傳會若此也然故老傳聞昔年實有真仙溷跡其中而人莫之識或施符水治人疾病或人偶爲不善而猶可勸化者常現身說法以儆愚蒙康熙初有士人陳姓名谷者於上元日偕友數人入觀遨遊友遇其相識握手欵語士人先行入後殿見一道士從殿中出曰待子久矣來何晏也握其臂啟小扉而入曲經紆迴士人疑觀中向無此徑轉身欲退而啟

扉處皆巖壁習以藤蘿因大駭不得已復隨行
聞水聲潺潺小溪澄碧渡以石橋兩岸喬松大
皆合抱烟霧冥濛異花芬馥不復知有塵世矣
遙見殿閣參差高出林表而朱甍碧瓦畫檻雕
欄真不啻瑤島蓬壺蓋宮仙闕也道人屬立俟
毋動俄頃趨出復握陳臂由殿左歷階而上見
一羽士星冠鶴髦鬚髮如銀坐其上熟視良久
曰可惜可惜命道士引之出道人又捉其臂欲

行陳谷曰頃者何所聞而呼之使來今何所見而揮之使去所謂仙人者舉動必有其道豈與塵凡下士無端戲嬉乎羽士曰子言甚善吾欲
先飽餐而後畢其說時日已暮道人秉燭引至西廊則素食菜羹列几上矣道人別去陳視室宇幽潔几榻橫陳食頃見簾內燈影中似有雲鬢高髻者掩映其間啟而入見一女子坐榻上

諦視之大驚曰卿何以至此女曰昨與母遊白雲觀入殿禮拜畢母不知何往有老道士邀余宿於此耳先是女之父宦遊告歸與陳谷爲隣女家有高閣陳之卧室可望而見也女恒挑之以目陳踰垣就之朝夕往來爲女家所覺遂閉女他所兩情隔絕茲忽邂逅琳宮出人意料表情不可遏不遑問此爲何地亦不記道士頃者何語恣情歡洽至五鼓夢中覺寒冽異常起視星

斗橫斜屋宇全非則身卧曠野去觀里許狼蹠
而歸探隣女則數日內從無隨母出遊之事始
知昨宵幽會皆當日一念之差以致仙人示幻
其連呼可惜者似憐白圭之玷所以提撕警覺
者至矣盡矣遂襍被出遊終身不返或謂仙去
云